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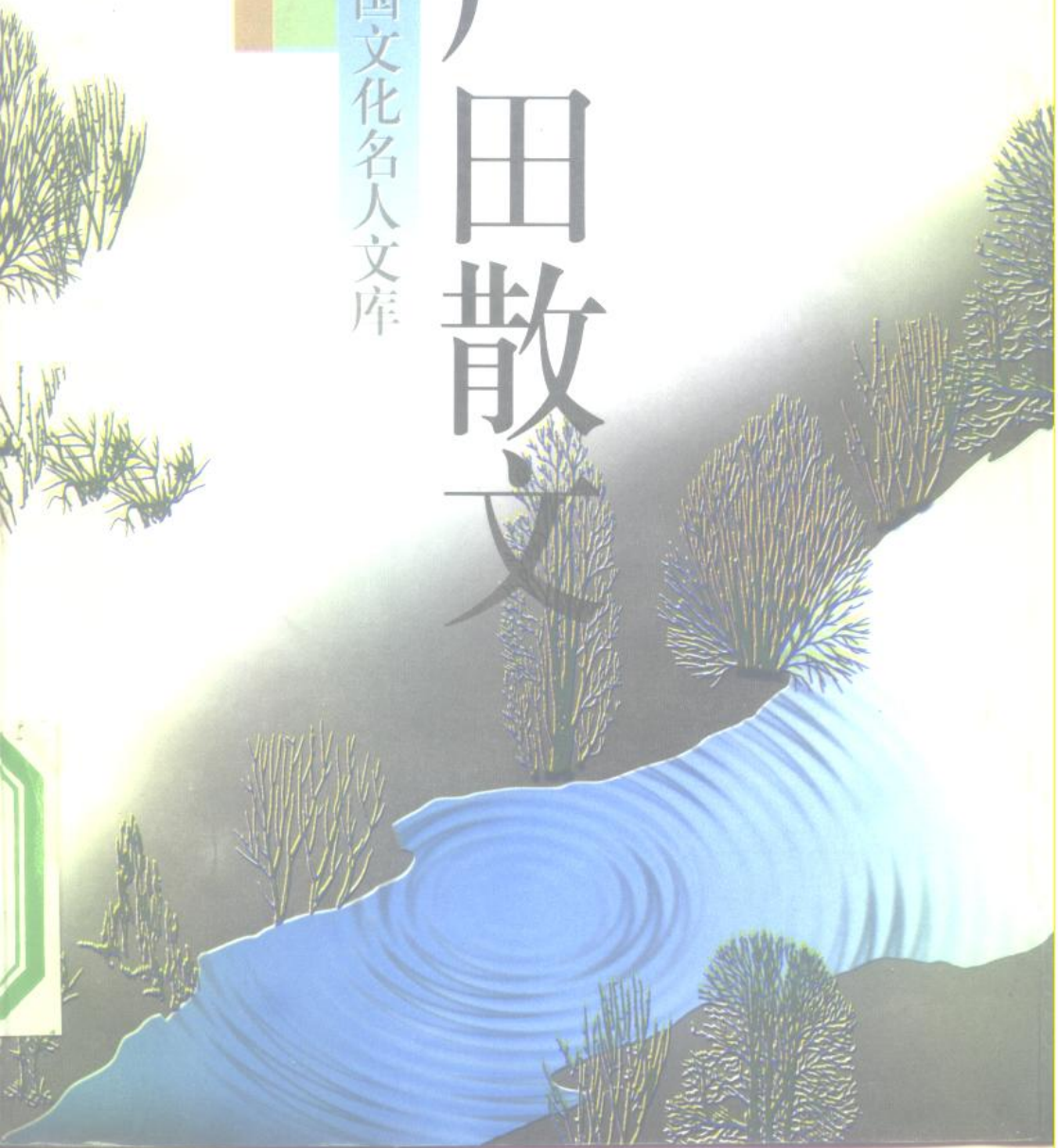
李广田散文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

李广田 著

李岫 编

第三集



53012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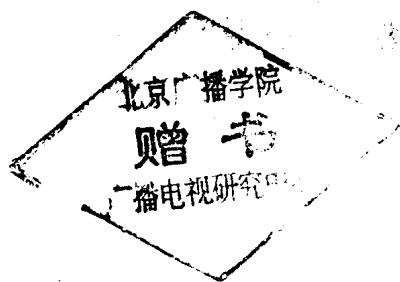
530128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

李广田散文

(三)

李 岫 编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李广田散文

(三)

李 岫 编

钟晶晶 责任编辑

李 萌 封面设计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17 印张 335(千)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001—10000 册

ISBN 7-5043-2425-6/I · 283

定价:17.00 元

(京)新登字 097 号

DM23 / 116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
编委会名单

白岚玲 卢济恩 乔继堂 宋连昌
张明高 张品兴 严家炎 沈楚瑾
林 非 钟晶晶 高 骏 梁 衡
谢大光

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常务编委 张品兴

目 录

卷十 圈 外

序·····	(3)
从黑暗中走开·····	(7)
警备·····	(11)
路·····	(14)
黄龙滩·····	(17)
古庙一夜·····	(20)
阴森森的·····	(22)
威尼斯·····	(26)
母与子·····	(31)
冷水河·····	(41)
乌江渡·····	(46)
先驱及其他·····	(51)
养鸡的县官·····	(58)

忧愁妇人·····	(71)
来呀,大家一齐拉!·····	(75)
江边夜话·····	(78)
西行草·····	(87)
圈外·····	(107)
江城半日记·····	(111)
青城枝叶·····	(129)

卷十一 流亡日记

出鲁记

(1938年4月3日——

1938年5月31日)

····· (147)

杖履所及

(1938年6月1日——

1938 年 12 月 1 日)	罗江日记
..... (197)	(1940 年 1 月 1 日——
山脚踢	1940 年 2 月 7 日)
(1939 年 2 月 2 日——	 (445)
1939 年 5 月 31 日)	青城日记
..... (295)	(1940 年 2 月 8 日——
罗江日记	1940 年 5 月 31 日)
(1939 年 6 月 1 日——	 (460)
1939 年 7 月 31 日)	罗江日记
..... (349)	(1940 年 6 月 1 日——
罗江日记	1940 年 11 月 6 日)
(1939 年 8 月 1 日——	 (500)
1939 年 12 月 31 日)	
..... (384)	编后记 李 岫 (534)

卷十

卷

外

序

这里所辑辑的大都是纪行的文字。

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在济南，济南危急的时候我随学校迁到泰山下边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，我们在敌机狂炸中又离开了泰安。以后辗转南下，由河南而入湖北。我们在汉水左岸的郧阳城住过半年，又徒步两月而入川。离郧阳时是十二月一日，又正值严寒的日子，到达目的地后，却正是遍地菜花。

在这小集子里所写的，就是由郧阳到四川的沿途情形。

这是一段极其难行的道路。

古人有“蜀道难”之叹，但我这里所说的却非指“蜀道”而言。

二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大公报载：“中央社成都二十八日电，中央社记者二十八日由宝鸡经川陕公路，抵达成都，历时凡五日，沿途作一简略之视察，深觉该路之建设，已突飞猛进，虽有秦岭、凤岭、酒奠、梁紫关岭、七盘山与巴山诸海拔二千公尺之崇岭，但路面平阔，畅行愉快，汽车每小时行驶三十公里，

全路任何小桥，亦均可驶过七吨以上之车辆，此为贯接西北与西南之惟一陆地交通线。沿途商旅运输工具，计有汽车、骡车及人力车三种，交接往还，络绎不绝，几有车水马龙之盛。该路系衔接古秦连云栈与剑阁栈所筑成，栈道遗迹，今已无复存在，昔人所记天梯鸟道之险，蠹丛蜀道之难，亦当随而消逝矣。由宝鸡至成都，计七百公里，二十六年始改筑石基路面，今迢迢长途之中，随时均可睹及民众凿山修桥，继续努力于新建设。时仅两载，而交通已有隔世之感，此实为我抗战建国之一显著成绩。沿途驿站均有新设之旅社……旅行便利……”

汉中宝鸡之间，我们不曾走过，汉中至成都一段，是我们一步一步踏过来的，正如上文所引，确已并不难行，我所认为难行的是从湖北郧阳沿汉水而至汉中一段。这一段完全是走在穷山荒水之中，贫穷，贫穷，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，而毒害，匪患，以及政治、教育、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，每走一步，都有令人踏入“圈外”之感。也正因为这种情形，我这里所记的，汉中以上，或者可以更缩短些说，安康以上者较多，以下所谓“蜀道”一段则极少，因为一进入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，也就算回到“圈内”来了。但假如我们由此推开一点想，想想中国有多少农村，有多少边远地方，是不是也正在所谓“圈外”呢？何况圈子里边也并非绝然和圈子外边没有相同的情形，结果，曰内，曰外，实在也有些不大容易分辨了。但这话也已超出圈外，此处自不必深论。

在一个学生的手册里，我曾读到下列一段对话：

“‘你们是当兵的吗？’一个中年男子问。

‘我们是学生。’

‘洋学生呀!’一个中年妇人惊诧地说。

‘你们是啥子地方人?’

‘我们是山东人。’

‘是中国人吗?’是另一个男子的问题。

‘是中国人，咱们都是中国人啊，哈哈……’我们都笑了，他们也都莫名其妙地笑了。”

这就是我们所谓“圈外”人民的表现之一。他们这样的可悯，——但我们切不可忘记，他们的物质生活之可悯比较其精神生活之可悯为尤甚，——然而他们又是这样的可爱，他们的糊涂也是可爱的，一点也不错。他们不知道国家，然而他们也许并未作过对不起国家的事。但是，我们的国家却不应当让大多数人民永远如此，尤其在抗战建国的今日。

我在痛苦的情绪中走过了这一段路，结果所得就只是这几篇苦涩的记载。当然，假设有人读到这书本，恐怕也难免掩卷而叹曰：“此诚一令人不快之书也!”这倒是无可如何的事。现在，正是我们的光明时代，而且最灿烂的明日即将到来，但我这里却只记下了这么一个并不完全光明的侧面，或者说只是描下了那美丽面孔上的一个斑疤，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，因为我所见如是，所写也只能如是，何况所见闻者犹未能一一道出。果戈里曾经引用过一句斯拉夫古谚说：“请不必责备那镜子吧，假如你的面孔本来是丑的!”我自然不敢说这些文字还多少有一点儿镜子的作用，但我确未立志专写黑暗，相反，我却在努力从黑暗中寻取那一线光明，并时常想怎样才可以把

光明来代替黑暗。我只恨我所见者不广，所发掘者更不深，而且我又缺乏一个可以画得更宽，刺得更深的笔尖，我只是在匆匆的行过后又匆匆地写了这么一点点，而这一点实在又未能记好。如此而已，是为序。

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四川叙永

从黑暗中走开

晚上十点钟左右，在暗淡的灯光中，屋子里显得紧张而又零乱，黑暗的影子在各处摇晃着。大家在一种惶惑而又痛快的感情中，仓忙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。半夜之后，孙先生走来了，他把他的灰毡帽紧紧压着眉毛，用低沉的声音，简单地向大家说道：

“走！天明以前要渡过江去！”

说过之后，便匆匆地去了。

没有搬运夫，没有搬运的工具，行李是必须自己扛的。但又听说到沙洲之后可以停一夜，如果可能，还可回来搬运一次，于是又将行李留下一部分，甚至连棉被也不带，只带了毯子，手提匣，此外则是便于行路的一套短衣而已。每人都负了行囊，排成行列，在沉默中前进。这时的心情是颇复杂的，一方面觉得是冲出封锁线似的突围的心情，一方面又觉得是勇敢地走上另一条光明的道路，而明明又知道：困苦艰难是摆在眼前的。“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“四川。”“四川的那一部？”“不知道！”“大约有多少路呢？”“不一定，二千，三千，也许五千！”“道

路好走吗？”“高山，深水，饥饿，寒冷，盗匪，疾病……这是我们的路程标！”这样的问答早在人们口中反复着。我们时常把食指放在地图上，按住郧阳城，沿着一条细线——那“面善心恶”而不能通航的汉江——向前试探，那条细线在许多小毛虫似的山脉中穿来穿去。地图不能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所打听的也只知道这是一条险路罢了。一切都得等待我们去一步一步踏过，多少困苦都必须等我们去尝试。当时并不是不曾踌躇过，想把行李再搬回学校，等从容准备后再开拔的意思也曾有过，但为当时情形所动，而且再也不愿在那泥沼中陷得更深些，终究随在大队里出发了。

这时候我们又看见孙先生，他夹在队伍中，显得特别机警而严肃。我们知道他所担心的是什么，我们也是一样，都担心着另一部分人会出来滋闹，会阻挠我们的开拔，为了报复，为了把局面弄得更糟。山城的街市还酣睡着，静悄悄地，除三两警察外无他人。虽然在脚下被踏死了的小蛇已可在微明中辨认得出来，然而眼前，甚至心中，总是被黑暗压迫着。我们在黑暗中默默地走着，忽然看见在街旁的走廊下，在石阶上，坐着一个黑影，一个魁梧的身子。谁？当走近时才看出那是孙先生，他两手托腮，默默地坐着，注视着队伍的前进。几百个孩子都认出他，然而都不招呼，只偶尔听到：“孙先生啊！”喑哑的一声低语。我们的行李是沉重的，一路上不知放下休息了多少次，到得江岸，已是满身大汗了。“渡江！渡江！”人人都这样低唤着。然而不行，天未放明，是不能渡过的，我们只好坐在沙上等待。不多时，月亮从云缝里露出脸来，风也吹得更冷了，于是在

江畔跑着，踱着。这一阵冷，倒重新提起了我的问题：“到沙洲究竟住不住呢？”我在人空中穿来穿去地问，而所得的答案则为“不”。这如何能行？别人都带了不少的被褥而我则完全缺如，我决定回城去取一趟，谢谢毛公，他送我们到江边又陪我回去取了被来。我重又回到江岸时，正准备渡江，等五六只大船陆续渡过之后，天也大亮了。

行李是越走越沉，而心里却渐渐感到轻松，走在前边的大队里有人在唱着“义勇军进行曲”。在晨光熹微中，我们回顾鄖阳城，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在后面迈着迅速的步子追来，等那人来近时，才看清那是蒋先生。他追上我们，追上了孙先生，是表示送行的意思。两人刚一见面，孙先生便大哭起来，且道：“××兄，我实在不愿出此，为息事宁人起见，也不得不如此了。”蒋先生也哭了，在旁边的人也都落下泪来。哭什么？为什么会自然地哭起来？洒这样的泪有什么价值？惜别吗？决不是！诉苦吗？更不是！我们毋宁说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而哭！为了在敌人铁蹄下被蹂躏的山东父老，为了一群以学校为家庭以师长为父母的孩子而哭！我们从山东流亡南下，辗转数千里至鄖阳，当初是怀了什么希望？而结果呢？是贪污，欺骗，人事的磨擦，封建集团的倾轧，苦得一群孩子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不襟不履，甚至连买草鞋的钱也没有，更谈不到什么求学或训练了。这是“学校”，尚且如此，其他方面如何？抗战一年有半，而尚有如此的教育！这是一个泥潭，我们想尽力澄清它，我们既没有澄清它的力量，我们就应当从里边拔出脚来。走开！我们是早就想走开的，但我们不曾想到是这样的走开。走开！我

们抱着新的希望而走开，然而我们回顾过去，抚摸伤痕，我们不能不痛心！“我们从山东出来，是为了避敌，而现在走开，则是为了避自己的人！”与蒋先生作别之后，有人反复地这样哀叹着。

到沙洲，我们以包谷粥作为早餐，虽然不甚熟，也还香甜，但不见得人人能饱。共行五十里山路，宿小岭塘，小岭塘在荒山里，只有几家贫寒人家，米面供不应求。“没有盐，没有盐！”大家都这样传语。夜里睡在人家草地上，虽然不很冷，却也未得安睡。

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

警 备

傍晚的时候，有一个短小精悍的队员来报告道：

“我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，在我们附近逡巡了很久。这个人年轻力壮，负着枪，却穿着便衣。他很安闲地坐在人家门口喝茶。问他是干什么的呢，回答说是游击队员，是从襄樊一带退下来的。但问他为什么只是一人呢，便不再回答。以后他离开了村子，到野外去了，我以为他是已经走开的，但不久他又转回来了。”

来报告的队员挺着胸膛，一双眼睛在薄暗中放着光。还不等我们对这件报告有所讨论，他又继续奋勇地说：

“我相信那个游击队员是假的，那是个土匪。我们必须有准备。我愿意再到野外去侦察一下。”

刚刚说完了末一个字，就顺便从门后取了一条木棒，踏着健壮的步伐出去了。“他是曾经有过作战经验的。”屋里有人这样说。虽然去侦察的队员回来说“并没有什么动静”，但我们仍不放心。我们的道路是长远的，我们的衣物是有限的，而此刻又是隆冬天气，我们必须保有我们仅有的“财富”。于是决定，